

(上接十四版)“疋女墟”，每当赶集时，黎族“疋女”们便三五成群，汇集一起，身穿着美丽的服饰，手捧“黎锦”，不仅进行交易，而且还向人群显示自己的织绣才艺，从而赢得青年男子求爱的歌声及赞扬。

可惜，黎族人没有文字，记载不了当年“疋女墟”上的繁景，而中原的《汉书地理志》等书上也只简约记载了，这一带“郡民皆桑蚕织布”及“武帝元封元年，略以珠崖郡，民皆服布，如单被，穿中为贯头”的史记，更没有纪录这个“疋女墟”的具体地址，而为后代留下了争议。

然而，《汉书》一段史记，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。

汉武帝末年，珠崖太守会稽人孙幸强征布帛献于长安，蛮人负担不起，遂攻杀孙幸。孙豹(幸的儿子)联合率善人攻破夷蛮，自领郡守事，数年平定，孙豹派使者入长安还郡守印，并向武帝奏报实情，武帝遂封豹为珠崖郡守。

这段史料为我们披露了如下重要信息。

海南岛上最早记载的朝廷命官是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孙幸，在汉武帝末年(武帝在位至公元前87年1月止)任珠崖太守，因强征广幅布，让黎民不堪重负故攻郡杀幸。是哪里的黎人来攻郡?史志上没详记，但可推论出，离珠崖郡最近距离的便是今定安境内的母瑞山的黎区。可以肯定是，孙幸的暴征，不仅破坏了“疋女墟”的市场秩序，更因汉兵的强掳奸杀“疋女”而激起了民变。于是，定安境内的黎族在其它黎峒的援助下，沿江而下，攻进相距不足二十余里的郡府，杀了太守，震惊朝廷。

“疋女墟”经专家们考证普遍认同，应属现今的定城墟。

史志上还记载孙幸的儿子孙豹闻知父亲被杀后，合率善人(一个古老的部落)从中原率军攻岛，经数年才将民乱平息。孙豹经武帝重新封印，子承父职为新太守，恢复了郡治。

哪知孙豹更是个暴吏，不知“抚黎设墟”，反而到处搜刮，致使民乱续起。史记，至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珠崖郡3县反汉，甘露元年(前53年)海南又有9县反汉。到了汉元帝初元三年(前46年)，面对海南黎民反叛，朝廷不得不接受贾谊之孙贾捐之的建议，废珠崖郡而并入南海郡，由海峡对岸的徐闻“遥领”。

直到650年后，冼夫人重置崖州，海南才又重新有了中原政府的吏治，除了立邑，还沿袭汉朝在各地黎汉交界区设置都图等乡镇机构。

“疋女墟”不仅是中国历史黎族“疋女”的最早记录，标志着琼北地区的黎族织锦，早于宋朝时期南部的“崖州被”；而且，它还是定安城市历史发源地。至今，在定安城附近的乡村，如城东的排坡、南山，城东隔江的苍原，还依然可见纺纱织布，描龙绣凤的当代“疋女”，由疋女而形成的“墟市”便是定安城的雏形。

所以，有文史专家将定安县名的这个“疋”字的来历，从字形结构与“疋”字的来源进行关联。将“疋”上加上宝盖头就成了“疋”。疋女从山里走下来，男欢女爱在河边择木盖了房，就定居了，于是，就渐渐有了定城。

“疋”字的本义就是“安定、安

稳”。“疋”字的引义到“人疋”，无论是佛还是道，则是指一种修身养性的禀性。于是，便有唐朝大诗人李中《碧云集》的“磬罢僧初定，山空月又生”之句。

因此，由“疋”字而关联成“疋”字，不仅折射出定安历史的别有风味的传闻，也昭显了这座城市的个性。

岂止是定安，就是全岛，建墟立邑，让境内黎民百姓安稳度日，也一直是历朝中原政府在反反复复中得出来的战略思维。

让我们在历史的恍惚中，走进唐宋时期看看那时的统治者怎么对“疋”字的理解思绪……

二、巡崖河岸“李家岭”

如果说，汉代的“疋女墟”只是定安城市历史雏形，那么，唐朝时期的李家岭，却是汉人入住定安境内最早的“行政区”，可谓“无人行迹先行政”。

这段历史有点味，因为，唐时期的定安还属当时的琼山县境内，并没有立邑。

让我们来看看定安的地理环境环境。

定安境内有一条江，叫南渡江。它发源于黎母山区(即现今的白沙县境内的南峰山)，其上游被称为黎母水，中游叫金江，下游称南渡江，全长333.8公里，总流域为7022.18平方公里，是海南岛第一大河。南渡江从发源地的白沙向东北的儋州、琼中、屯昌流至澄迈的金江镇后，突然转向东流，进入到定安境内的巡崖河口后，才转向北，流经定安、琼山、海口等县市，在海口市三联村注入琼州海峡。

1958年以前，南渡江是定安货物进出的唯一航运水道，以定城镇为中心，木帆船和小型机动船顺流而下，可抵达琼山县的旧州、新坡、龙塘、潭口和海口市。溯流而上可到琼山县的东山、澄迈县的永发、瑞溪、金江等墟镇。1958年以后，其上游松涛水库建成蓄水，枯水季节航道水浅，航行船只逐渐减少。1970年下游又建成龙塘南渡江大坝，其航道被截断，逐渐失去航运之利。

然而，古时的南渡江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，更是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江北岸的府城。

唐朝时期，南渡江北岸是一大片传统黎区。李世民吸取了汉朝被黎民攻郡杀太守的教训，将治所搬迁到南渡江南岸立州府。据旧《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唐贞观五年(631年)析崖州置琼州，治所在琼山县。

李世民果然是战略大师，唐朝的琼州府依靠南渡江的天然屏障，比汉朝的珠崖郡安全多了。每遇黎峒大乱，草民们无法渡江攻州府，而朝廷随时可派兵南渡江岸平叛“剿黎”。

真正让中原政府认识到南渡江北岸一大片黎区战略地位，而开始构建建墟立邑，作为州府的护卫，是发生在一次平黎之乱中建都行为。这与境内一条河有关，这条河名叫居丁溪。

居丁溪民间称正统溪、岭脚溪，它发源于定安县黄竹镇的乌盖岭，向西流经大河桥，至溪边村转向北流经文举、正统、居丁、坡村，到岩岭村东面流入琼山县境，其中流经定安县30.3公里，流域面积184.44平方公里，不仅是定安县内最大的河流，更是定安人文的发源地。

因为居丁溪在官方字典里名叫巡崖河，这个名称来历就是因为那场战争所为。

史载，唐懿宗咸通五年，即公元864年，各地黎峒大规模反叛，朝廷派出辛、傅、李、赵四位将军，兵分四路向黎母山围剿进军。从南进兵的这一路兵马则是由李姓将军带领，他们从府城沿南渡江逆流而上，到达居丁河与南渡江交汇外的船崖码头时，发现河道转向正西偏北，有走回头路之势。根据黎母山的方向，于是不再沿南渡江西去，李将军带领的兵船在这里登陆，改道沿居丁河向南推进。因船到这里为止，唐朝从中原来的兵以为船到了崖边，故称此登岸点为船崖。



船崖这个码头便成为汉人入驻定安的首个据点。

到了宋朝，琼州府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官，驻守关隘，当时这个地方是巡检衙，因为衙与崖同音，后来，人们就来个唐宋结合，将此地改称“巡崖”，居丁河也称巡崖河，这就是它的来历。

巡崖是一个内河港口，是黎汉分界点，因此，一直是汉族军队驻扎的战略要地。从唐宋时期起的“巡崖”，到今天居丁河至母瑞山的驻军，依然可辨历代统治者对其战略地位的匠心。

回到当年李将军率兵攻黎母山黎峒的唐朝，来看看当时背景。

因居丁溪水浅流小不能船进，于是，李将军命令部队改步行。可是，到了居丁一带，却发现野草茫茫，不知如何进攻。于是，李将军爬上附近的唯一一座独峰，远眺方圆数百里观察地形，并测绘地图，再确定行军路线发兵前进。攻占黎族人世代居住的母瑞山区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战争一开打，数月内各自伤亡惨重。李将军一面在这座独峰周边安营扎寨，收治伤员，一面快马呈报朝廷并得唐皇钦定，将这座山以唐皇李氏命名为李家岭。并以李家岭为中心，横直三十里地，划为行政区域为“李家都”，迁入汉民3600户。而落队病员留住的地方，就叫李家村。故，李家村就是定安最早的汉人村。

现在有些书籍文章，将李家岭意为皇家禁苑，且是懿宗皇帝亲赐，这是与史志不相符合的。

唐懿宗名李漼(833年-873年)，是唐朝倒数第四个皇帝，他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即位而且

是最后一个在长安城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。懿宗在位14年，史评他骄奢淫逸侏儒偏，不思进取，宠信宦官，迎奉佛骨，面对内忧不知其危，遭遇外患不觉其难，把宣宗在位期间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。唐懿宗虽然是著名的无能昏君，但他即位后，唐朝政局风雨飘摇，他不可能将孤悬海外的一个荒山野岭，且周边尽是蛮化不冥的黎峒，来构建自己的行宫，设“南苑”供皇族狩猎及祀天敬神之需。

真正的“李家岭”其实就是“李家都”，归琼州府管辖，是通过移民且开通交通贸易来缓和黎汉矛盾的一个行政机构，同时也是汉军的扎驻地。



唐贞观五年(632年)置琼州之前的崖州所在地，冼夫人最早是在儋耳郡的遗址上设立后搬到了现在的中和镇。冼夫人过逝后，崖州又迁回到了南渡江北岸的旧州岭，原珠崖郡遗址地。隋唐初期，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全部考虑，将崖州搬迁到振州(今三亚)，然后，重设琼州府并搬迁到江的北岸，而南渡江南岸一带就几乎没有有了行政中心。因此，李家都的设置，非常具有战备意义。它作为元朝定安县设置之前的过渡行政中心，在唐宋时期，李家都的设立，并在朝廷的鼓励下的大量汉族移民，在缓和黎汉矛盾，促进黎汉经贸统合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比如现居丁有个南汉村，其先祖来源就是五代十国政权之一的南汉国。作为岭南辖地的南汉国，于公元971年被北宋所灭后，刘氏一部分后裔就是被强迁到居丁河畔的。

还有五代十国之一闽国也是在北宋灭亡后，一部分贵族被强迁到居丁。现在的居丁下市，就是当年这批闽人以闽国年号为名建立的永隆市。

“市”就是“墟市”。在居丁河两岸，早先入琼的汉人，纷纷流入李家都周边建市。北宋前的南北朝、唐末期，随着汉人的迁入，沿着居丁河畔，先后在定安东部建立了船崖市、坡寮市、新沟市、居丁市、永隆市、平田市、长岭(永丰)墟市。

史册记载，宋元时期建立的墟市，大都在定安西部的黎区分界处和南部苗区的分界处，为的是与黎族、苗族发生货物交换关

系。这些墟市包括马罗市(现龙州山内村附近)、潭丽市(现潭黎村)、北跳市(现新竹下效村)以及在金鸡岭西还有一个古爽市。在定安的南面与苗族杂居处，现在的翰林附近有高响市与石碌市。

因此，巡崖码头边的居丁，是定安县元朝建邑之前汉人汇聚的重点居民区，居丁这个名称的背后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南渡江南岸这一大片黎区的战略布局。这个布局，从唐宋时期的建墟，到元朝的立县邑，并升格为南建州，再到明朝开通建立黄竹市。打通定安直通嘉积、万宁的公路等所作所为，都可窥豹一斑，见证历代统治者对定安这片土地的战备定位。作为海南岛北南的交通要冲



地，定安稳定，则南北平静。

从明朝海瑞上奏的《治黎策》论提出的“开道立邑”，到清朝的张之洞《治琼十三策》委派冯子材开通十字路的“手劈南荒”，都可窥见这一战略的思绪。

唐宋时期的定安境内虽然没有建县立邑，但星罗棋布的各类墟市的兴起，却为定安城的发育注入了丰富的人文。

巡崖渡口现在还在，从东线高速公路定安段南渡江上的桥上，向江下游定安河岸望去，还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渡口，渡口末端还有一个巡崖村。

巡崖村又名榕台村，村里现居住有梁、杨、林、王、陆、蒙、颜、陈等多姓人家，历史上是一个很热闹的小集墟。定安县历史上的第二所小学就在此村创办，这也是解放初期解放军187医院所在地。巡崖村边有座巡崖桥，它是连接定安与琼山的桥，定安和琼山就是以巡崖河为界。

因此，巡崖河与李家岭，便是定安人文历史的发源地。

三、南渡江畔定安城

当然，真正相中定安这块独特地理环境并进行战略布局的朝代，还是元朝。不只是定安，在南渡江与万泉河两岸，乐会、会同、万宁等县市都躲不开元朝的历史痕迹。

史载，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六月析琼山县南境置定安县，以示安民定境，定安县以此得名。史记记得简单，但定安建县却很有内涵。让我们先来看看南渡江神话传说的来历。

很久很久以前(下转十六版)